

「本性法師時間・空間系列」



踏破芒鞋・釋本性著

踏破芒鞋



宗教文化出版社

「本性法师时间·空间系列」

◎释本性 著

踏破芒鞋



宗教文化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踏破芒鞋/释本性著. -- 北京:宗教文化出版社,2010. 10

ISBN 978 - 7 - 80254 - 314 - 0

I. ①踏… II. ①释… III. ①游记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6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91635 号

踏 破 芒 鞋

释本性 著

出版发行: 宗教文化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(100009)

电 话: 64095215(发行部) 64073175(编辑部)

责任编辑: 霍克功

版式设计: 陶 静

印 刷: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

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

版本记录: 787 × 1000 毫米 16 开本 14.25 印张 250 千字

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80254 - 314 - 0

定 价: 28.00 元

踏破芒鞋 莲开一路

(代序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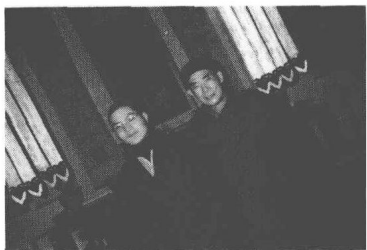
严 正

福州开元寺方丈本性法师,出生霞浦山区,长于海边,兼容了山海的性格。中等个子,颜貌清雅,为人谦和,平常戴一副很朴质的眼镜。少时爱好诗文、书法,虚心求教,学有所得。

近年,法师陆续撰写出版了禅思录《如何安心》《如何自在》《如何解脱》、论文集《佛教的基本观点》、中译英的《佛陀和他的十大弟子》等专著。其文词清新,多寓哲理于故事,寓奥义于公案,深入浅出,通俗易懂。还经常应邀于国内外团体、院校举办禅学讲座,启迪生活,励志人生。

法师少年开始学佛,青年剃度出家。先后毕业于南京中国佛学院栖霞山分院、北京中国佛学院、科伦坡国立凯拉尼亚大学研究生院。剃度恩师为悉明上人,授法恩师为明旻上人。悉明上人曾是南京金陵大学高材





与剃度恩师悉明上人合影



与授法恩师明旻长老合影



.....

生,后为常熟兴福寺首座和尚。明旻上人是圆瑛大师入室弟子,生前住持上海圆明讲堂,兼任上海龙华寺、宁波天童寺、福州西禅寺、莆田梅峰寺、北京广济寺之方丈。

法师良好僧格的塑成,有赖于悉明上人、明旻上人的精心雕琢,而法师为学之刻苦与严谨态度之养成,则深受赵朴初居士、茗山长老、传印长老的影响。

当时,赵朴初居士是中国佛学院栖霞山分院与中国佛学院的院长,茗山长老为中国佛学院栖霞山分院常务副院长,传印长老为中国佛学院常务副院长。赵朴初院长给法师的一封亲笔信中,曾写道:“福建是佛教要地,过去太虚法师、弘一法师在福建弘扬佛法,典型尚在,赖有志之士继承他们的事业。希望你勇猛精进,发大心承担大任。”给予鼓励,寄予期望。而茗山长老、传印长老还兼任法师的授课老师多年。

曾与法师茶叙,问及侍佛奉法的动因,他恳切地说:“以佛心纠正人心,回归

信仰；以佛道辅正世道，重建道德。”

法师于国立凯拉尼亚大学研究生院深造，获得文学硕士学位。明旻上人之为传法，授定他为禅门临济正宗第42代、曹洞正宗第48代的法脉传人之一。付予法卷、祖衣、朝珠为证信之物。

而今，法师住持寺院之外，还担任福建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、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，寺务会务不少，但法师尚能于繁忙中挤时间，勤于著书讲学，还创办福建省开元佛教文化研究所，组织专家学者整理研究佛教文化典籍，弘扬佛教文化精神，难能可贵，功德无量。同行谈起法师时，多谓其为儒僧。

（作者为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）



与母校常务副院长茗山长老合影



与母校常务副院长传印长老合影



与母校院长赵朴初居士合影

（图右一为陈邦织居士）



目 录

战时斯里兰卡侧记	一
狮城佛教素描	二七
体验曼谷佛教	四三
香港佛教印象	六一
东京佛教剪影	七七
漫步科隆与海德堡	九一
感悟萨尔茨堡	一〇一
悉尼歌剧院写真	一〇九



走近纽约佛教 一一五

泛舟下龙湾 一二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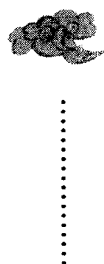
槟城佛教寻踪 一二九

感怀科伦坡与康堤 一三五

曼德勒掠影 一四九

仰光与蒲甘探秘 一六一

战后斯里兰卡散记 一九一



战时斯里兰卡侧记



东晋咸康元年，高僧法显，为求真经，西出阳关，涉流沙，越葱岭，爬雪山，漂沧海，宁可西进一寸死，不求东退一步生，几经磨难，十六度春秋，方抵佛国，并述《佛国记》遗世。他在书中这样描述佛国当时的佛教景象的：“道俗云集，烧香燃灯，种种法事，昼夜不息。”

那么，佛国何处是？

沧海桑田，一千六百多年之后，这佛国又怎样了？

行万里路，破几多书！我北京中国佛学院毕业之后，蒙侨僧慧雄大法师等的促成，因缘聚会，于1993年经新加坡转佛国——斯里兰卡(当地人也简称兰卡)朝圣深造，就读于该国国立凯拉尼亚大学。未觉寒暑交替，但见花开花落，弹指一挥间，四载已去了。1997年回国服务，月前，收到还在兰卡深造的同学来函，他力邀本人抽空重返母校看看，他说，许多兰卡师友都期盼大家再见见面，聚一聚。虽然因法务缠身，



修学南传佛教时留影于康堤佛牙寺

未能前往，但他的来函，却勾起了我对兰卡佛教及其山山水水以及故人故事的诸多忆念。

第一印象

1993年10月26日，当新航托起我从新加坡到兰卡首府科伦坡机场时，已是午夜过后。在我办入关手续时，海关关员对我特别照顾。我原准备与大家一样排队的，关员却叫我直接到黄线前的柜台办理。当时

三

....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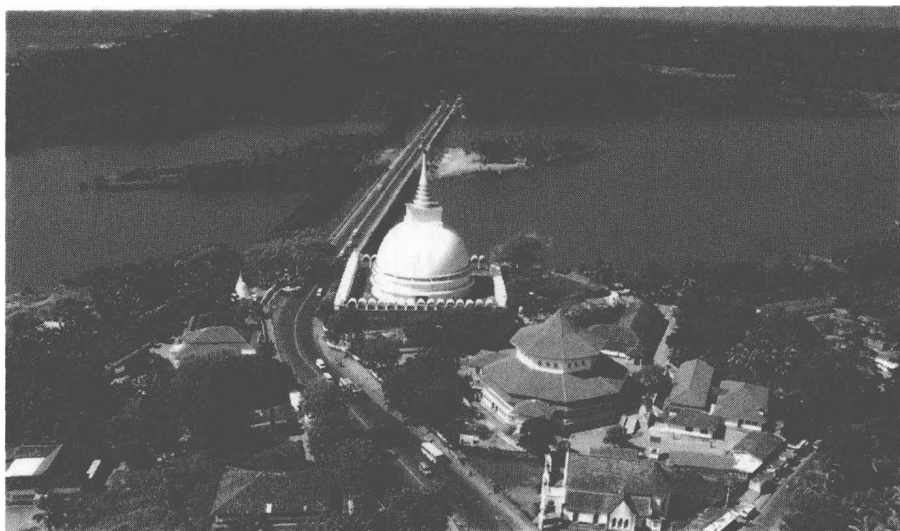


我不明白为什么，后来才知道，在兰卡，僧人不管是坐车还是办理别的事务，都优于俗人，这是当地的风俗习惯。

一出海关，许多白牙黑褐色脸的中青年男子涌了过来，有的满脸恭敬、有的满脸谦卑、有的满脸企盼、有的满脸木然，都随时准备着推去我的行李车似的。待他们开口时，我才知道，他们是来揽小车出租生意的，说从机场包送到城里，1千多卢比，约20美元左右。我说有人来接，他们不信，认为我是日本的游客。在他们的印象中，只有日本和尚才如此装束，而且只要是日本人，包括日本和尚，都很有钱。在他们缠住不放时，已在兰卡留学的中国佛协派出的净因法师等赶了过来，他一把接过我的行李，又用僧伽罗本地语与他们说了些什么，那些兰卡人很遗憾地散开了，再去缠其他外籍客人。与净因同来接我的还有个兰卡年轻僧人，他一身南传僧侣的着装，一件青红色的厚厚布条裹在身上，偏袒着右肩，下身套一条同颜色的裙子，脚搭一双拖鞋，满脸笑容地欢迎我。

接我的司机是个中年俗人，开车很凶猛。一出机场，就风驰电掣般地往前冲，但不出两百米，即被人挡住。我打开车门一看，吓了一跳，好几位全副武装的士兵（而不是治安警察）朝我们走了过来，他们的步枪口上，闪着黑色的光，几米外，则是沙包堆成的防护设施，这不像机场，倒像进了战场。士兵还算礼貌，看我们是外国的僧人就放行。去寺院的路上，可以看见椰林等亚热带的自然风光，但少见高楼，多是低矮破旧的楼房和木屋。路边偶有蹒跚来回的老者，看似流浪汉。大路两旁可见不少寺院及其修长的塔尖和白白胖胖的塔身。一叶知秋，从机场到我住的寺院的所见所闻，我隐约感受到这确是个拥有美景的佛国，但还





海边小镇

处在贫穷、落后、动荡、危机之中。

国名的由来

未到兰卡前，只知兰卡原名狮子国，国旗的图案亦是狮子，这与佛教有关。佛教中，狮子为勇猛的圣物，为百兽之王。登狮子座，作狮子吼，常被用于比喻高僧的登堂说法。而不知，斯里兰卡这个国名也与佛教有关。斯里兰卡，本国人往往省其为兰卡，是 LanKa 的音译，如按玄奘的顺古法翻译，实应译成“楞伽”。佛教《楞伽经》，巴利文为 LanKavataraSutta。因此，兰卡岛，实际上该叫楞伽岛，即美好、神圣的土地，名由佛教的经典而来。由此可知，确为一个古老的佛国。据说，



佛陀曾三次入兰卡岛。现在，兰卡凯拉尼亚大寺的塔中还有佛陀坐过的椅子；兰卡的灵鹫山上，有一大脚印，据说，是佛陀的脚印。该岛现有9千多座寺院，几乎一村就有一寺，还有4万出家人，1100万僧伽罗人则多为在家信徒，占全国人口的70%。兰卡现宪法明确规定：斯里兰卡共和国置佛教于至高无上的地位，护持、发扬佛教是政府的职责。新当选的国家元首要到康提佛牙寺举行宣誓就职仪式。政府设立佛教部，总统兼部长。佛诞节是全国最重大节日，全国放假，普天同庆；每月的月圆为假日。国家电视台、电台，早晨播发的第一个节目便是佛教三皈依。佛教被推到了国教的地位，亦是兰卡的主流文化，对兰卡的政治、教育、思想、道德产生了重大的影响。

公共汽车

第二早上，上街购物，添置一些生活用品。走在街上，本地居民很新奇地用双眼盯着你，大点胆子的年轻人有意无意地与你搭讪，陪走一段路，几句话之后，有的就索要小费，说是买瓶水喝。公共汽车，车车挤满了人，有的满载得连车门也难于关上，乘客双手在车内抓住，身子却挂在门外，你走在路边，车从你身后呼啸而来，擦身而过，烟尘滚滚，阵风而去，给人一种极不安全感。回寺路上，见车上不怎么挤，便上了车，见一女士边有个空位就落座，不料，她像遇到什么不可思议事情似的，立马慌张站起来，移到旁边，我不得其解，后来才知道，这兰卡，男众出家人与女子不能接触，女子与男僧接触，要失去功德、甚至

有罪过。为此，我们购物时，女服务员往往不把商品直接递到我们手中，怕互相碰着，而是放到柜台，然后我们再自取。我的手上，有圈一串佛珠，戴佛珠的手扶在公车扶手上时，旁边的人有意无意地看着，表情比较特别，原来，南传佛教国家，僧侣是不戴饰物的，南传佛教没有我们戴佛珠这一套，你戴了，他们以为是饰物，连手表也不能戴。售票员一直没有要我购票，快下车，我自动向他购票，他婉拒了。在兰卡，有些公车是不要出家人购票的，车上还有僧侣的专座，有时，走在路上，往往有私家车不拦自停，说要带我们一段路或送到该去的地方。令人不快的是，有些兰卡公共汽车，经常是人未下完或上妥，车就开了，或门就关了，往往将人带倒，或卡在车门。有一天，我们一个叫建华的同学，就因人才下车一半，还未站妥，车就开了，从而被车带倒，摔了一跤，而车却扬长而去。按理说，在兰卡，人们对出家人很敬重，为什么，出家人未下车就开车，一点不恭敬，向当地出家人了解，他们说，有的司机并非佛教徒而是泰米尔人或其它。前两年康堤佛教圣地佛牙塔被袭击，据说是泰米尔猛虎组织干的，把佛牙寺炸去了一个角落。而有的兰卡人则认为：外国出家人都如日本的某些宗派的出家人一样，有儿有女，持戒不严，不是真正的出家人。因此，不像对南传僧人那样恭敬。这种误解，随着中国学生等的不断赴斯学习，以身说教，正被慢慢地消除。兰卡公车既使不拥挤，也很闷热，兰卡四季，皆如炎夏，不待下车，已是大汗淋漓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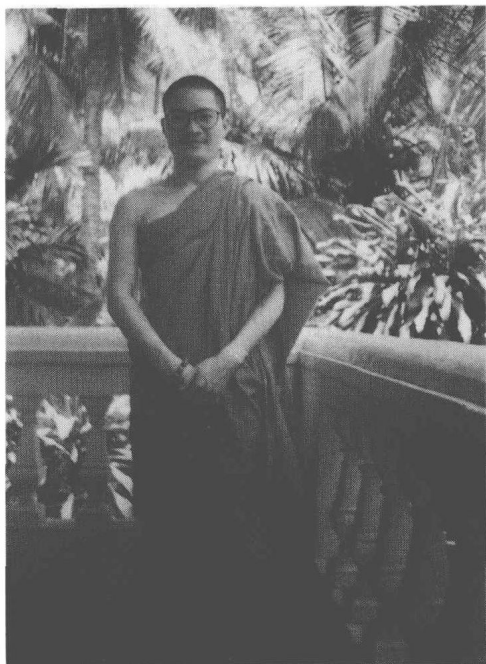
维普拉沙拿长老

维普拉沙拿长老

维普拉沙拿长老是世佛联、世界佛教僧伽会、印度摩诃菩提协会的秘书长、兰卡圣法塔寺的住持。长老不高，但壮壮的，行走给人既沉稳又轻快的感觉，聊起天来，妙趣横生，很是幽默，一旦谈正事，双眼直盯着你，表情郑重。他是世界著名的宗教活动家，国际上一些大型的佛教会议、佛教活动，往往都有他参与。他与泰国、新加坡、日本、韩国、柬埔寨以及中国的佛教界及其佛教领导人，交往非常密切。比如，他与中国佛协会长赵朴初居士就是几十年的老朋友，曾多次应邀来访中国大陆，净因等五位比丘亦是他邀请并由中国佛协派出到斯留学的，他又是位知名的画家，尤其是佛画，香港天坛大佛，就展有他的巨幅佛

画。保送我到兰卡学习的慧雄法师也是长老的挚友，在慧雄法师的安排下，我就住在长老的寺院。他给我安排在一个单间，并配有小卫生间，在同楼层，有个厨房可用。为了保持素食传统，我饭菜自备。由于只一个人，一日三餐太麻烦，所以常常是用素的快餐面，从新加坡一箱一箱地空运过来。

初到兰卡，英文有待加强，长老很关心，未到兰卡就为我找好了家庭教师。到兰卡第三天，便让我到他家补习文法。后来，又介绍了位他寺院办的师资班老师为我强化口语，有时他自己也给我指点些学英语的窍门。也许去的地方多了，见多识广，维长老较之其他一些长老，思想比较豁达开放，不像有些寺院，不喜欢现代的东西。在圣法塔寺，有电脑、有电视、传真机，长老自己用手机、高级轿车。他与政界的关系很密切，经常介绍海外高僧去见兰卡的总统、总理、部长等。有时候，他去参加一些高层的社会活动，方便时，也带上我们去见识见识。有一年，我因不



着南传佛教僧装

